T2258
1222

黃觀忠節紀畧

傳記行述彙輯第11冊

黃文貞公忠節紀略卷三

附錄二

請表黃侍中疏　　龔文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龔文選等謹題爲忠義久湮恩詔難泯懇乞聖慈錄遺節宥無辜以扶彝教以勵世風事臣欽承簡命叨按南畿自受事以來於察吏安民之外凡地方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有關風教者須布條約博行查訪務期表揚以隆聖朝闡幽之典又或有覆盆未雪者亦期申豁以彰聖朝解網之仁隨據池州府呈稱蒙臣條約行據本府儒學申據本學廩增附生員梅枝

等貴池縣儒學廩增附生員葉調陽等呈稱切惟仗節授命臣子致身之大義崇忠旌烈哲王勵世之微權此古今之通道也查得建文時已故禮部侍郎黃觀係池州府貴池縣西一保人也補邑庠生中鄉試第一名洪武二十四年會試廷試俱中第一授翰林院編修尋升禮部右侍郎改官制增侍中與方孝孺等並見親用及靖難師起奉命徵兵上游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女素有志節必不受辱明日家人自京至謂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制發配三象奴當暮夫人取釵鐶給奴出外市酒亟攜二女趨赴淮清橋毋投

上流女投下流厥後收屍母女執手一串國人異之傳
中聞報遂招魂葬之江上舟次李陽河自分大事已去
力不能支乃朝服東向再拜投羅刹磯湍流中舟人以
鈎挽之僅得一纓帽仍族其家幷逮其姻黨百餘人於
是觀之死節何若是乎壯其受禍亦何若是慘也竊謂
觀有噓虹貫石之忠有斷臂納肝之志其妻若女者又
皆慷慨激烈視死如歸而不蹈於危逼之辱耿耿忠烈
焜燿今昔載在吾學編憲章錄及孫溥闡幽顯忠等書
而死事當初禁嚴以故諱匿不傳兼以夫人翁氏子孫
以黃觀親故累問永軍永樂年閒翁賽兒發廣西奉議

衛因故宣德年間淸出翁得圯改補附近安慶衛又有
翟金剛奴以黃氏姨親被累問發遼東山海衛永軍今
俱未釋蓋自文皇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言一出尋後
漸從寬典又蒙皇上萬歷初年詔書內一欵革除間被
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大祖高皇
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寗
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
今遵我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
方有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爲建祠或即附本處
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儻有存者厚

加卹錄欽此故死難諸臣若方孝孺練子寧鐵鉉胡閏等已各建祠表墓錄其後裔下國多方罔不踴躍驩呼頌我聖主曠蕩之仁扶世植教之至意顧惟黃觀當時偶以地方士庶失於討論之故未經陳乞兼以胄嗣乏絕門族單微至今原籍尚缺專祠之設且翁賽兒與翟金剛奴子孫俱仍並隸戎籍未除雖觀當日祇以自畢其心原非責報然以聖代恩澤行之逾二十年乃使觀尚有未錄之忠觀之親尚有未豁之罪其於士民景慕之懷不無觖望是豈所以仰承明詔者哉伏乞轉達將本官併焀近年方練事例題請量增一官原籍特爲建

祠賜額或查本族有無嫡庶裔孫稱加優䘏姻黨翁翟二姓見在戍者通與查勘的確豁免用示殊榮以垂不朽不惟慰忠魂於旣往抑且樹臣槩於將來其於世道人心裨益非小幷開本官事實及連累姻黨翁翟二氏問戍來歷送學申詳到府該本府知府張堯文看得侍中黃觀死難大忠闔門全節萬古如生諸臣罕儷迄今將二百年來未有專祠姻親遺戍未與開釋信爲缺典合無請乞具題行令本府縣建立專祠春秋祭祀仍將親戚原坐永軍翁賽兒子孫翁得把與翟金剛奴永軍一體豁免其侍中遺裔有無眞的另行採錄庶足以表

忠義而植綱常等因呈詳到臣該臣看得黃侍中死于
忠妻若女死于節其闔門義烈眞人臣中所罕見哉乃
今聖恩浩蕩獨侍中不得霑被猶然戍其姻親之後裔
也於國典得無鈌乎於忠魂得無鬱乎據議有關風教
但事干題請考覈貴眞隨批行徽寧兵備道再一查明
確詳報奪去後據該道副使張天德呈稱備行府縣幷
兩學生員復勘相同具繇呈報到道該本道看得侍中
黃觀正氣超乎千古剛風萃於一門當國難而募援遂
捐軀以明志主憂臣辱誓不自存乃披朝服而赴羅汶
忠憤光寒霄漢夫逝妻從義不再屈乃挾二女以投橋

下貞烈振耀乾坤卽矯矣孤忠已足爲明時珍瑞且同
時四烈亦足昭聖世光華所當大爲表卹者也及查永
軍翁賽兒以姑爲侍中之妻翟金剛奴以妻爲侍中之
娣各以親屬均被永遺迄今勾補不缺殊爲無辜且黃
觀之祠尚未勅建而翁翟子孫亦未豁免委於國典缺
如忠魂未妥旣經該府勘明請乞會題比照練子甯等
事例行令有司建祠肖像春秋祭祀查立其嫡派族孫
給以衣巾永爲守祠仍將翁賽兒翟金剛奴被累永軍
一體豁免庶忠烈得以少慰於地下而無辜不致久淹
於遐荒矣等因具繇呈詳到臣該臣會同撫臣趙可懷

看得忠臣義士盛世所崇旌義褒忠明王所貴况蒙先
後之詔旨久矣炳如日星則如忠義之貞臣可令同乎
溝瀆故侍中黃觀當代名儒兩閒正氣以勤王之故而
溺死羅磯願葬江魚之腹值靖難之時而偕亡妻女同
堅金石之心一門忠節兼優千古彛常不墜夫有忠臣
如此而臣不言是負侍中也有恩綸如此而臣不言是
負皇上也有士民之陳乞如此而臣不言是負輿情也
所幸建文徽號業已正之史書惟是臣子精忠猶宜褒
之殁世雖地方附入忠祠第大忠未蒙勅建且與方練
等同一死節眞可對天日而泣鬼神乃後方練等不獲

濫恩詎能服人心而維名教若昔姻氏之被遣也原為
侍中不為自孽深屬無辜之苦乃今覃恩之下及也正
以錄節兼以寬罪應昭大赦之仁彼諸臣姻黨已久得
釋而黃氏親輩迄今堪憐甯惟孤忠抱鬱於九泉將使
二姓飲痛於百世論軍伍雖未可空乏之奉詔令則尤宜
欽遵槩士民之公評據府道之覆議誠宜卹侍中之死
而特建祠以享血食於春秋又宜卹翁翟之戍而並豁
免以施殊恩於外姓者也伏乞皇上垂憫死事之忠大
賜同仁之澤敕下禮兵二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
不謬將侍中黃觀炤例勅令有司建祠肖像賜額褒嘉

亦同妻女以時祭祀仍許於族姪孫派中擇其嫡長應
立者亦給之衣巾司奉香火仍將被累婣親翁賽兒翟
金剛奴亦軍一體除豁庶明詔不虛節士均被明扶風
化幽慰忠魂激勸人心培養節義之道端在是矣臣愚
不勝企望之至
劉城曰疏中有建文徽號業在已正之史書一語則
革除之編年固久復矣又前有中鄉式第一名之語
則三元之說又確矣但當時部覆惜未抄傳也俟再
考之
右見遜國三忠錄

請祔忠節祠議　　孫溥

古有鄉先生祭於社者故唐少尹楊巨源不去其鄉韓昌黎謂後人必敬其爲鄉先生而祭焉吾池黃侍中先生建文末偕夫人翁氏同死國難有光於鄉有補於世教者多匪直楊尹不去其鄉比也後人當何如耶必吏于先生之鄉者表彰以祠使生其鄉者祭以報之勿忘耳正統間天台葉琡齋守池嘗爲木主題曰皇明狀元禮部侍郎黃公觀祔于郡學之三賢祠每春秋丁祭畢率諸學官弟子員拜奠焉未幾無知者揭奏欲摭此誣其黨紆不得已而祧藏於文廟泯沒者數十年矣成化

辛丑先司徒巡撫西蜀寓書郡守榆社常道明請復焉
常乃求諸故所不得因題新主祔於梓潼閣宏治壬子
郡守錢塘彥成陳公病其閣不利於學撤之復遷主于
三賢祠從父老請也陳公得代而去今求其主無有存
者又不識毁于彼何人之所疑忌矣嗚呼沒人之善在
寸長片善且不可剗先生之孤忠大節增重鄉邦裨益
世教者乎然先生名昭汗竹萬古馨香雖不係乎祭與
不祭第有秉彝好德之良心者亦未必忍使其善之泯
沒不彰也若以爲時勢當諱不容以不爾則侍講天台
方孝孺寔與先生同朝同事其罹禍尤慘耳顧台之士

大夫猶敢刋其遜志齋文集行於世又從而祠之何彼昧于畏禍而吾獨志於彼耶要之自處無此志無此志故無此力量無此力量故不以此爲美事而慕之振作之碌碌庸庸患失乾沒而已矣先生舊有狀元坊踣于得罪之日其題扁尚存於故家至今無恙意鬼神有以呵護之也正德元年明府山陰祁侯訪求故實有持以獻者侯遂請諸當道而作新之則先生之道晦而復顯祀事之復有漸焉吾池宋有通判趙昴發者因元兵陷城不屈幷其妻雍氏同死時大將伯顏不爲疑忌且哀而爲之禮葬尤請建祠以旌其忠節我朝仍命有司祠

之趙位前堂雍位後寢謚號尊榮遺容儼雅過之者激懦而增氣先生之夫婦後先一揆也惟其獨祔一主於別祠而夫人不與或廢或置之不一而祀事有乖由禮之無定名處之無定所耳苟卽趙祠揭其扁曰二忠二節並列神主同享廟食則禮有一定之名處有一定之所雖有毀祠嚴如狄梁公者先生昴發之祠其亦伍子胥之祠矣非惟足以慰忠節之靈於悠久亦可以俾吾人拜其祠覩其名而思其人甯不爲之感發與起其激勵風俗豈小補哉惜乎承傳疑忌莫敢上其事以修明祀典耳抑不知鄉人白諸守令請私謚而祔之何如

表忠諱忌解　孫溥

愚嘗聞先司徒公世榮曰鄉先正黃公觀爲建文禮部侍中我太宗文皇帝憂天命之不終憫生民之無賴舉順天應人之師內難既平臣民推戴聖作物覩斯時也孰不踴躍以慶遭逢觀獨不然甯投江而死致其妻若女亦相與沈於都城之壕焉每每詢諸舘閣史官或槩不知者或知而不能悉者必因時諱忌故事失其傳可惜也嗚呼傷哉昔唐太宗自觀實錄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卽命史官削去浮詞直書其事漢高既滅項羽羽臣季布嘗數見窘辱則嘉其忠而赦之爲郎中丁

公嘗懷私結恩則惡其不忠而戮之以狥衆蓋所以培
養節氣示人臣者勸也況我文皇入靖內難之時京城
公侯大將有伴戰而齊舟以濟師者有伴守而賣門以
迎降者旣而廷詰之曰好呆朕自家來倘外人若等亦
如此爲耶遂刑以重典有指揮平保者逆戰於白溝河
厥後亦召問曰爾前追朕及之將何如對曰臣那時趕
上世長一鎗不饒乃赦而增秩都閫其亦漢高赦季斬
丁之意矣夫以觀視平保大槪同也觀雖不能迎佐中
興罪固不赦至使其得留稽謝於廷如不願仕乞黃冠
野服以備顧問我文皇亦必以赦平保者赦之矣甯肯

深讎之哉今又何足忌諱哉夫忠於所事則是逆於所事則非也非其所事而逆之則是非其所事而忠之則非也一忠一逆咸歸於道天下之是非瞭然白矣夫觀也以前之變日視之固爲逆於我以今之治日視之是爲忠於彼逆於我正所以愧其逆於彼者也忠於彼正所以教其忠於我者也然則忠於彼也當賞之逆於我也當赦之我先聖雖怒之於變故之際列聖豈嫌之於治平之世哉忠臣烈士國之大閑秉彝好德人所同心苟有善而不合於時者所可得而諱忌於今日不可得而諱忌於後日或可掩之於一時終不可掩之於萬世

諱忌而掩之者一時之大嫌惟諱忌而莫掩者萬世之公論也方今聖天子以善繼善述之孝懋隆化理初登大寶首詔有司忠臣烈士奏請旌表無非欲激勵風俗以維持宗社於億萬斯年也有司誠能以觀而上聞必蒙報可我文皇忿逆黨寘諸大辟此仁廟之所目覩者逮卽正之始洪熙元年悉赦而釋之可見後聖不以爲嫌不忍怒甲移乙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後之人胡可拘拘例論而恆爲諱忌哉敬書此爲表忠諱忌解

右二文見闡幽錄

發隱辯

柯　燾

先正黃侍中觀死難革除年間厥詳概莫之考也內閣尹公直釆摭遺事以傳於時其發潛勵世之志君子韙之第中據同里黎司訓擴書及吾鄉舉人孫君溥闡幽錄謂吾曾伯祖東岡公嘗爲黃立傳匿之而弗以傳見諸論贊有不滿之詞至水部郎龔君守愚續侍中補傳迺顯加諷切若先君子眞有是事者使爲之後者稍有知識不爲申一說以白其心九原有知能不蒙詬忍恥負寃千載耶藼遊鄉校時聞有是議固已駭汗謂先君子何如人而乃有是事觀其立朝論列聖天子所愛重歷觝柄國大臣及怙權中貴諸不法至繫詔獄絕飮食

者數日恆情救死且不暇先君子方與同繫諸公講易自如死生利害無幾微見顏面洎受謫投荒誓九死百折而不變初心平生大節如此乃獨畏時禁匿一黃侍中傳耶方黎具書時已景泰紀元之末時移論定廟堂固欲褒表遺忠以上承我文廟追用練子甯之雅志使先君子真有是傳出以畀黎顧不為鄉邦人物光耶矧於時又非有顧慮橫於胸中甯肯無故蔽一忠臣之傳以忍喪平生耶此宜病狂喪心者所不為而謂素以名節忠義自負者為之乎孫之倡為是論蓋亦不過欲證其事之必有以求已說之必伸汲汲於表鄉賢之忠初

不暇計其語意未瑩而蔓延一至此也方其時乃伯祖侍郎公固與先君子以地則甚近以年又相次過從當無閒也中可無一字詢及前輩風致而直須後之人以意追論抑一人以伸一人耶家居私計固自信言者妄也及徧閱遺藁見其交游集往還書札無慮千餘帙竟無所謂黎書又閱其江右集古淛集滇南集歸老南總集而亦無侍中公之私傳則是黎之書未始一及而黃之傳實未嘗有作也因竊思之先君子與黃蓋一流人也鵷鶵鳳凰自以類聚黃之死難孤忠大節綱常攸係生於同鄉者猶當式其閭誌其墓道用詔來裔先君子

顧靳於一傳何哉噫撫時叩心悠悠不盡之懷人孰得
而識之黃公死建文之難固其職耳先君子親事文廟
以彼爲是以此爲何如春秋爲尊者諱夫子諱言曾昭
公之事良以是也先君子獨無是心耶矧公論之在天
下久而自定有非一鄉一夫所能抑揚也時雖無傳百
世之下甯無秉馬遷之筆以紀西山之烈者乎此傳之
所以不忍作而亦不必作也載觀黎書語意大要不過
請黃公遺事以彰善勸忠使不淹沒無聞耳初未嘗指
言先君子曾實紀其事匿之而不以示人者闡幽錄不
知從何而得其說耶內閣水部又不知據何爲的而公

傳道之弟疑也甚矣尙實之風既邈闕疑之教不行世之君子好以巳意而軒輊人士類如此焘之所謂切齒腐心而日夕不甯者也昔蘇子容爲父辯謗朱子述之焘視蘇雖愚哲不類而不忍先人負謗之情則一敢抗爲是論用袪好事者之疑

發隱辯解　　柯相

世言黃侍中遺事無傳疑吾宗先正東岡暹嘗有所紀而戒勿以傳其勿以傳者謂時禁方嚴有所畏而然也抑嫌於盛名獨擅有所忌而然也介是二者於心此侍中公之故實所謂日就湮泯也君子曰取人先觀其大

節論事宜亮其本心東岡公何如人也當文廟時正色
立朝侃侃論當世事無所顧避天下皆以直道歸之大
節凛然屢瀕死不回蓋與侍中公易地則皆然也曾虜
是曖昧者爲耶方文廟登極三年設科取士東岡時年
十七實發解南省旣而儲之翰苑預修高廟實錄受知
感遇不可謂不奇矣當是時乃身自頂及踵心固已許
之又忍作黃侍中本傳以追悼往事是與非耶此其情
蓋有難於爲黃立傳者議者徒謂東岡生黃公之後且
以文章名家謂宜補傳以詔來者而噤無一言及之遂
置疑其間耳爲之後者特爲一發其隱以明其事之必

不然而中有不得不然者則議者之惑可以自解而吾先人心事亦白於世矣兩賢地下有知顧不安且慰歟繇是觀之闡幽有錄所以勸天下後世之爲忠發隱有辨所以勸天下後世之爲孝斯二者皆天下之通義覺世植教之盛心古今人心之正理也此外甯復角形迹之粗而拘拘議論之異同也哉時嘉靖壬午夏五月之七日

劉城曰予少時讀諱忌解畧未嘗不誦其闡幽之大義也曾見柯東岡集於柯咸虛笥中未暇較閱尋托孔仲石尚豫購善本乃得發隱辨解二篇不勝擊節

惜其中脫二簡數求之不得仲石謀於其後人之賢者補數百言未幾仲石多方搜之乃抄得原本遂成完篇援以表忠之誼諸君子皆所謂善善從長者也柯自遂曰作傳匿傳東岡公必無是事惟獅山公能知之所謂相信以心也二公生侍中後其立朝風度載在史傳大率皆守正不阿與侍中如出一轍但一爲忠臣一爲良臣幸不幸不同耳向使傳果有作則亟出以示表章亦見志同道合者之不私所好也而顧匿之豈理也哉辯解二藝眞不可易矣嶧桐先生謂原本孔仲石多方搜求始得不知載獅山文集中

已久當時家咸盧先生與嶧桐交最密咸盧家多藏本乃不問之咸盧而問之仲石宜其得之難也然表章苦心於斯爲至矣

闡幽錄序　　孫溥

黃先生以先朝禮侍遇文皇靖難師遂舉家赴水忠節昭然溥生也晚鄉評多諱忌欲悉其事無從也此心恆切憤悱成化丁未夏季大父世榮公致少司徒政歸于家溥伺間請質焉公乃言曰姻家尖山夏遵道國初爲池學司訓與黃先生有母屬親遇變遂連逮抄劄時先翁艮齋爲其周旋見之的也比先翁送孚從逸叟董希

仲遊而董與黃忘年友又知之眞也予以是得聞始不
甚悉廸予景泰辛未舉進士奉勑閱諸邊儲駐節永平
山海公署忽皤翁來謁問之乃池城石柱朱黻也嘗以
庠弟子坐黃親黨流戍邊徼年八袠餘矣訊舊事且泣
且言云云溥承教自幸數十年憤悱一旦豁然輒退而
筆之謹藏書笥宏治癸酉同邑周尚文以民部郎中督
賦江右訪先生同年故家得閩人所爲小傳承年友桂
用之手錄見貽喜之如獲拱璧甲子秋溥寓留都邂逅
中府都事尹君逵談及乃翁澄江閣老所著名臣言行
錄亦有尚論先生者欲借抄以事廹未能也明年春辱

鄉契畢時舉示以鈔本質諸先司徒公所教大同誠實錄也因憶當時朝臣周是修方侍講藩臣鐵參政皆公同體也況李文達公天順日錄亦大書不以爲嫌溥竊討文章鉅公咸有述作如此信開諱忌之闗矣於是編輯諸家所載贅以一二膚言名曰闡幽錄發抒先生之隱鬱欲其忠節之情益白諸天下後世而精光炳燿萬古不磨滅耳奚翅今日私銘書笥以自備遺忘也哉嗚呼惟忠與節有表揚者曾不欣慕之耶但眩於利害之私未免喪其良耳惟先生刑家有素至死不渝無忝所生也信足以礪世磨鈍師表百世矣後之良史董狐將

取證焉敬揭筆端以俟時宏治乙丑冬十月既望

右見遜國三忠錄

顯忠錄序

佘敬忠

佘業序膠時獲睹侍中黃先生闡幽錄其梗概具錄中無庸置喙獨以先生之節至今里閈道歷歷猶凜然有生氣使人毛髮上指若目前事且業已與宋判趙文節同祠標以雙忠歲時俎豆之尤霄煜人聆聽顧茲錄今猶以闡幽名或者以先生披逆犯忌故竟不敢直言之乎逮余猥謬通籍從掌故者得搜往紀文皇時或以王叔英所賦詩奏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上又謂少保

楊文敏曰使練子甯今日在此朕固當用或又言周是修不順天命上曰彼各為主耳聖謨洋洋垂憲萬世先生固叔英子甯是修其儔也雖一時干觸天威文皇詎有不嘉其忠者哉先生制作僅存大魁策暨會試經義送儀曹出使詩嶺南黃太史泰泉著革除遺事謂先生文集藏泰州尚書儲柴墟家余每欲搆遺文於儲氏未果一日閱皇明風雅載先生與松江張隱君贈酬之什亦鈌於錄中噫文藝先生緒餘耳其英爽旁魄宇宙其聲稱昭揭日月固無藉於錄自蔽之寘壞第景慕往哲若談結緣懸黎孰不珍重剟人品如先生而可以弗加

之意乎百樓鍾公建庵蒞池六條首察俞咨爪濳檢鏡
鴻烈緬仰包龍圖宦跡名其堂爲希包諸所措置䙬爲
圭臬爰考池之先正先生其赫然者乃編次增輯舊錄
潤色有加易闡幽爲顯忠復壽諸梓信乎一字之褒可
以不朽傳矣夫先生之節炳烺今古公之政卓躒後先
余以顓蒙於茲錄之成得托一言以敘其事豈非生平
之大幸歟隆慶壬申秋七月

三忠錄序　史可法

高皇帝定鼎江南方三十餘載而深仁厚澤蒸被海隅
遜國時自立朝者徇難而外凡草野之貞臣烈士婦子

僮奴皆能矢義成仁其于運歷固一無所挽回而報効之誠得士之盛極矣金陵在此日爲陪都爲湯沐地士大夫效職於茲實當有櫛風沐雨危明憂盛之思而乃燕喜于治城楊巷躡屩于木末雨花此君子之所爲長太息也雖然雞籠有十廟聚寶山有方正學一抔秦淮桃葉有黃侍中祠有翁夫人石炤則是綺陌香塵皆以激壯士之肝而悽正人之魄嚮所致疑于士大夫游宴者豈非鄙儒俗見哉可法守留樞無非棘心蒿目偶讀遜國三忠錄蓋劉伯宗城表其里之先哲而作也夫黃侍中觀陳給諫敬宗皆生秋浦余備兵安池嘗肅拜祠

下撫軍皖江過羅剎磯未有不憑弔者獨未請金侍郎逸事耳今伯宗合祀之一邑而三仁詎不盛哉金陵表忠祠不惟闕金侍郎併陳給諫亦且逸而未列余年友周禮部鑣遜國忠紀又嘉善錢相國士升表忠記皆不及陳給諫乃知遜國時史乘之放失毅魄之淪夷者不可殫述猶令草野之君子感傷討論于數百年後惟恐失之其亦高皇帝之深仁厚澤也夫倘異日得請于朝俾陳給諫金侍郎並入忠祠是金陵士大夫之責也三忠者不惟貴池有之矣

三忠錄序　程世昌

遜國之際蓋難言哉表忠諸志傳不可謂不詳世昌備員池太寓治秋浦閒嘗于池得三人焉黃侍中觀以科名兼節義天下無知與不知皆加頌述陳給諫敬宗以其姓名同甯波陳祭酒故郡乘有傳里有祠而事卒不彰金侍郎焦自焦太史竑始得之致身錄中而同時同官又有同姓而異名者行實亦未特著或隱或顯是誰之責也夫吾友劉伯宗氏起而嘆曰之三忠者皆貴池產敬恭桑梓斯其首哉池郡舊有闡幽錄顯忠錄褒忠錄爲黃侍中也有成仁錄爲陳給諫也今采致身之言而冠以錢太史從亡傳爲金侍郎也裒爲一編釐成三

卷于以告金匱之史氏而勸秋浦之後生其亦可乎世昌長跽而前曰善是足以風矣退而序之以傳

黃公遺詩跋　　柯自遂

先生掄元諸制藝載在名選中已羣奉爲金科玉律矣獨其詩稿散佚無從窺豹今秋仲應試金陵偶與友人郎峻掖張子雲胡少游暨家誕先曾若同寓塞洪橋祠內以祠之前殿重搆庀材鳩工我輩奉當事命與有力且遺像年久蒙垢各出囊錢謀新之一時金碧輝煌觀者起色因于常祀外致祭告其成是夕桂影横窗蓮香入座竹葉杯添金樽共倒郎子乃出其所搜先生詩七

章座友爭捧讀之雖吉光片羽而欣賞之下不禁喟然曰先生忠節貫日星文章光竹帛卽此數詩三百餘年猶存祕篋豈非快事尋手錄授梓期垂不刊同志幸共珍之時庚午八月朔有二日

客謂終洪武之世無平安南事玆刻中平安南詩疑贗本也此與錢牧齋辨許秀才觀之說同因與胡子少游徧查七修類稿及定交錄東里集水東日記諸書俱稱洪武初其國主陳日煃率先歸附上賜之安南印蓋宋元時安南屢叛至是命常遇春征之始平故先生有此詩耳

安南自漢至隋或稱交州或稱交趾至唐始設安南都護府洪武二年秋七月遇春師次柳河卒上謂羣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遇春之功十居八九

請柯東崗作傳書　　黎擴

擴拜白憲使大人先生閣下擴惟死善其道者君子得學之功傳信其事者君子彰善之義夫君子之死既是則心安理得初無計較其後來也後之聞其事慕其風者詎忍隱其善而不彰哉若同其鄉覿其人詳其事比於聞之慕之者當尤切也嘗觀人欲爲學平居無事坐

言其志曰我欲爲忠臣欲爲孝子及臨利害遇事變則所行非所知所守非所學若是雖學富康成文高司馬何足道哉君子則不然必欲得於已而後行於人得於近而後行於遠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謂是歟前禮部侍中池郡許觀早讀聖賢書學聖賢事權魁天下位亞宗伯其所以得於已行於人者有素一旦我太宗文皇帝舉仁義之師肅靖內難後受億兆推戴以正大統在廷之臣莫不攀龍附鳳而觀獨念其平昔之遇略不計其後求之榮甯赴江流葬身魚腹非所學有得而舍生取義

者豈能然哉妻及二女念事至此亦投秦淮而死非身
能行道而行于妻子者又能然哉後四十餘年擴竊祿
來茲聞觀之事慕觀之風欲求其實徧閱郡志無所於
考徒增慨想而已第恐秉史筆者諱忌不書使其一門
忠節將日泯焉無聞縱書之亦未必能詳焉書不書詳
不詳亦未可知縱有之亦藏諸金匱石室有非下郡小
邑人士一時所能得觀惟閣下生觀之郡觀觀之儀詳
觀之事比擴之聞之慕之者當尤切也兼嘗官翰苑預
制作名能文具三畏今又懸車故里心清神曠宜作傳
一通以補郡志缺畧使後進之士因傳以求其人因人

以志其志則往者不泯來者受教而彰善之義不兩有及哉昔張巡之死韓愈得于嵩之言於張籍而後其傳始備段秀實之死柳宗元問邊上故老卒吏而後得其詳以告史官韓愈今觀之死與張段同一善道而閣下同其鄉覩其儀詳其事傳其實以信於後比愈之得於他人者實相倍蓰後有史遷其人者包羅古今成一家言欲紀觀之事徵諸是傳豈不賢於徵荆軻韓信於夏無且淮陰人者耶愚蠢之言冒干尊聽允否惟命幸賜示報不宣

劉城曰讀黎先生此書可謂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見

善如不及矣而或謂東崗作侍中傳卒匿之不以示人恐亦傳者之過盡予觀楊文貞公以周是修死後二十八年輒爲作傳以與其子轅則當時風尚可知東崗之於侍中又何須諱忌耶然黎先生之請固未可少此雷司空所以據其書而附之傳末

答尹少保書　何喬新

黃觀元待制黃悍門生其節義無愧於其師自古婦女之死節者多矣然未有若黃觀妻女之烈也豈可使之泯滅耶

劉城曰讀此書則侍中當日事幾於滅沒不可知矣

何司寇必詳有傳論以應尹少保之請徐當各考其全集也崇禎壬午春日記

復王浚川書　柯相

辱教鄉先正侍中黃公傳畧連日冗奪未有以復歉歉侍中公死難事當時諱禁嚴甚文獻坐累故實日就湮泯志士痛之宏治末年吾鄉舉人孫溥始錄其梗槩以傳大學士尹公遂顯諸志贊嗣是備遺諸錄亦稍稍復出至正德以來縣令龔守愚乃博加採摭立傳一通附載郡志而公之事始昭昭在人耳目矣茲復拜觀尊制傳畧整潔沈至視數君子尤加核焉斯忠魂藉以益彰

而正氣所以常存也爲世教惇勸不亦侈哉第中微有一二與故老相傳不同謹摘書别紙呈上伏惟鑒裁

劉城曰予往從吾郡舊志讀儀封王氏傳畧愛其序事詳而有則然浚川家藏內臺二集未之載豈别存五集中耶近巡覽柯獅山先生集忽得此書而前人作傳之本末具矣又按柯公熹發隱辯卽獅山先生代作見本集注中癸未春日記

黃文貞公忠節紀略卷三終

黃文貞公忠節紀畧卷四

附錄三

新修靑溪忠節祠記

趙用賢

南都靑溪之東有祠一區奉故禮部侍郎黃公觀及其夫人翁氏幷公二女像於其中按表忠錄載公始從父贅外公許姓字尙賓舉洪武二十四年會試第一高皇帝親策士以禦戎之要公對言天道福善禍淫有機人事練兵講武有法稱上旨擢狀元及第授史館修撰累遷禮部右侍郎建文二年知貢舉尋改制以公爲侍中仍次尙書員掌尙寶司事與方公孝孺齊公泰練公子

甯皆被親用乃奏復黃姓當北兵起時嘗草詔極詆責
四年靖難兵既渡淮公徵兵上游諸郡奮不顧家且行
且募兵至安慶聞建文君遜位又得合諭暴左班文職
奸臣罪狀列觀名第六公痛哭謂其友柯暹曰吾誓一
死以報君幸吾妻素有志節必不甘汚辱遂於江上招
魂葬之行次李陽河則新君已即位三日矣公乃朝服
東向再拜過羅剎磯湍急處給其舟人奮棹遂躍身自
沈是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閱孝孺獄詞簿錄公與王
叔英妻女皆給配象奴公夫人伴出其金釧令奴市酒
餚將供合歡具奴既出夫人手挽二女暨家屬十餘人

俱赴淮清橋下死是後青溪居民時時見冠裳者一人攜二三女郎立溪畔心知其爲公也相與駭嘆宣德二年士人始就其地搆廟爲三楹旁列二夾室其前逼衢道又屬時禁未解故隘其閎而寘土穀神像以蔽之歲益久故老益彫落過者皆謬指爲土地祠而已予官南宗伯慨然念革除之閒忠臣義士其遺骴朽骼啖烏鳶而委草莽湮滅者不可勝數也則稍爲搜抉其遺跡儀曹郎汪君應蛟湯君顯祖首得方公瘞骨所爲勒碑識其處予因過青溪求謁公廟而廟門雜於廛肆久始得之顧瞻遺像爲之欷嘘泣下已乃少捐俸資拓其門而

顏之曰青溪忠節祠於是京兆府幕吳君繼茂上元合程君三省江甯合周君詩簿杜君大中將謀更創後寢妥夫人二女之靈而於前堂獨置公像會給諫朱公維藩謂予當有記以闡公休烈昭示來世予惟忠節者生人之大閑而褒忠顯節者帝王厲世之大權也當商周之際武王濟師孟津夷齊叩馬而諫左右且欲兵之幸不死於太公之一言其後卒爲采薇西山之餓然武不因是而貶夷齊不因是而損名吾夫子均稱之於周曰至德於夷齊曰求仁得仁夫武王必聽二子之死二子必恥周粟之食何者蓋道必與勢窮則心必繇死而

盡死者非悖而死之者非暴要之各成其是而已矣我成祖嘗謂建文諸臣之死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斯聖王之徽意可識矣迨莊皇帝之初華亭徐文貞公當國詔解逆黨諸禁立表忠祠於治城之左祀當時死者百十八人其祀所不及各就其鄉立廟歲時致祭蓋至是而二百年幽翳之氣藉以大伸億萬載綱常之重藉以克振然後知我祖宗所以表厲忠節者昔之戮以成其忠今茲之表乃所以教天下之忠固先後一心矣況公之効節至闔門赴死尤一時諸臣所未有者可使之闇昧於塵埃零落于荒煙野蔓之中哉故寻於祠之成爲紀

其事而幷著朝廷嚮意忠節之士如此令後世爲人臣者有所法焉是爲記

重修侍中黃公忠烈祠記

葉向高

忠烈祠者祀建文中死難黃公及夫人翁氏與二女據舊志黃公募兵江上聞建文君遜國自沈羅刹磯夫人詔配象奴不辱與二女俱沈淮清橋下青溪之居民憐而祠焉或者曰淮清橋非夫人死所也夫人之死乃在塞洪橋今葬骼其處祠宜于塞洪不宜青溪也予曰公夫人神無不在卽兩祠何不可者且塞洪僻久則沒矣青溪通衢過者式焉是可以風也或又曰青溪故有小

姑祠乃蔣子文之妹亦烈女也譌爲翁夫人耳余曰趙
宗伯記中稱民時時見冠裳者攜女郎二三人立溪畔
故就其地搆祠僅三楹以時禁未解置土穀神蔽焉又
云顧瞻遺像欷嘘泣下則公夫人之有祠有像所從來
矣非自小姑譌也豈小姑故有祠今失其處耶公夫人
祠得宗伯而顯又後數年而少宰晉江李公稍加飭焉
然堂迫於門門迫於街淺隘譁囂登降無所余時爲禮
官念欲改作而力拙未皇頃自留銓攝曹事屬署中有
所摘發得數十緡余與儀曹汪君輩謀因以爲資太常
構李丁公從臾甚力復有捐助會太學生汪宗孝以百

三十緡買祠旁民宅一區輸入祠址益拓于是鳩工庀材諏日從事以太學生潘廷讓督役祠故背河乃改而面之旣寢旣堂無不具飭闢其旁爲路樹楔焉移水亭于左無使蔽祠甃石爲岸以禦河周以欄楯顏其前曰一門忠烈廟貌翼如視昔改觀矣已復撤舊宅爲僧寮使供灑掃旣落成客有過祠下談靖難時事者輒咨嗟感歎於諸臣之死若有難於言而且引叩馬事爲解余直語之曰無以爲也高皇帝肇造乾坤功德冠千古然而有高帝不可無文皇也何也高帝艱難開創王業未康繼之者其力難微文皇則明尚未得爲明也當永樂

時建文之故臣以功名顯者不乏人然而有文皇可無
建文之故臣也何也文皇神謨遠畧以守代創輔之者
其力易即微故臣而明亦不失爲明也夫天下事視得
已與不得已耳高皇不可無文皇則文皇之靖難爲不
得已文皇可無建文之故臣則故臣之事文皇爲得已
昔管仲事桓夫子仁其功以爲微仲則不成桓耳而子
糾未君則仲亦未臣故可以無死夫如黃公輩者死可
哉乃婦人女子志節皆與公同斯爲奇矣或曰然則文
皇故欲死諸臣否歟余曰此亦文皇之不得已也夫諸
臣不事文皇而又不死則固無以置此身矣死之以成

其是而使萬世知有君臣是聖人之微權也他日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蓋予之矣祠諸臣者從文皇意也諸臣合祠曰表忠而黃公與正學方公各有特祠黃公祠重建于萬歷乙巳之仲冬成于次年之仲夏經理其事者爲儀部汪君國楠堵君維垣洪君佐聖祠部葛君寅亮鄭君三俊客部施君俊明膳部劉君洪謨司務李君允懋考選主事劉君蘭朱君懋芳唐君世濟余爲次其事勒之石

重修侍中黃公忠烈祠記

史繼偕

青溪故有黃公祠肇自宣德之歲居民私搆以祀公及

夫人二女者初僅堂三楹旁列二夾室萬歷中宗伯趙
先生載營其後寢少宰今大學士李先生加飭焉而規
制之備則自少宰今大學士葉先生始祠故背河易而
面之展旁地為陛前有水亭移之左無蔽祠置僧寮畀
守者禮官以歲時祀祠下香火秩如丙午迨今稍稍復
圯勠塈漫漶岸石齧於河善潰不治且傾於是不佞攝
宗伯事諸曹大夫以請許之乃固其甃乃奠其基乃為
之相厥門涂闢于左方周折而入陛于堂視昔加嚴乃
靚乃宏其亭之俯河者前拓十餘武流波出其下以左
右望乃敞乃曠用是享有專蒸有獨無弗協于制典祀

從茲可久公之大節如是乎光哉嘗攷壬午諸臣忠揭天壤沈寃至櫛九族而冠紳起義孚化於妻若女以暨閨室從容激烈惟公爲然語具趙宗伯記中嗚呼靖難之勛從古未嘗有也然社非易姓跡隣負扆諸臣何獨僩然爲殷頑民有高皇不可無文皇文皇之靖難爲不得已有文皇可無諸臣諸臣之事文皇爲得已善乎葉先生推言之也宅燕以來垂二百年治化醞釀閭閻湛於佚樂士大夫盱衡而談故都事其以激懦增壯莫若巖忠祀宜而流連歌舞之區粉黛鱗沓標夫人二女風之是尤不爲無助靑溪之祠歲歲萬春秋毋變也祠繇

晦而顯日新以盛見慕尚之義故備詳之或曰夫人自
沉塞洪橋非淮清橋祠不當青溪或又曰青溪有小姑
祠乃蔣子文之妹俗譌爲夫人二說無關大指可畧耳
是役之費若董治之者其人其物則有司存
瑞芬案原輯目史繼偕記後尚有焦竑翁夫人暨二
女墓祠記畢鏘新建褒忠祠碑記鍾穀侍中黃先生
忠節祠碑錢櫝黃侍中祠堂記王建和重修黃侍中
祠記鄭三俊黃公祠墓田記趙衍重建塞洪橋黃公
祠前堂記凡七首又周良會李達闕名祭文三首及
焦竑募設黃公祠墓田文李燦募重建塞洪橋黃公

祠前堂文翠國標募重建塞洪橋黃公祠後寢文柯自遂募粟歲給塞洪橋黃公祠守僧文凡四首皆失而續編幷目俱失俟他日訪得補刊其同治年間邑人重修秦淮祠記附登於後以備考焉

重修金陵黃文貞公祠記

桂迓衡

吾邑金陵黃公祠明季建以奉文貞公暨夫人二女之靈對河即貢院舊於祠西設會館爲應試士子寓所每賓興歲士至如歸且入場最近二百餘年來稱便利焉咸豐癸丑後粤賦竄踞金陵停科十餘載迄同治甲子江表廓清視其基門舍堂楹鞠爲茂草矣是歲冬舉行

鄉試邑人士擔簦躡屩來者相與披荆翦棘展拜於頹垣斷瓦間憑弔故墟徒深感慨而已越戊辰春逕衡自海門假旋與金蘭洲拔萃晤言及此蘭洲慨然建重修議謂人事代謝失此不圖後之人習而若忘誰復肯任其事且金陵甫經克復祠址已被侵佔遲之又久界段紛歧異時將有欲修而不可得者惟以兵燹之後經費無從出籌捐爲慮逕衡亟慫恿成之設簿先署名爲馳書高滋園廉訪劉芝田觀察各捐若干金然後徧勸邑人之經商裏下河者次第樂輸而本籍稍裕之家亦各量力捐助合得五千餘緡爲先是蘭洲與修郡城文廟

節省羸餘貳千緡或欲以所餘入官充公用持弗與盍修祠之舉已預有成竹在胸矣至是先以所存購備材木基址之被侵佔者請於當事先後理還乃以巳巳春二月開工次年秋告成其制前列門閭三楹守者居之歲時以奉祠事中建大廳奉木主廳後建樓房三間一脊兩重如兩巳相背前重供夫人二女後爲客堂最後沿河一帶砌以石欄樓上亦列平檻爲臨流眺望之所廳堂兩旁並起層樓環而抱之如跂斯翼計左右上下爲房五十餘閒均備士子下榻處雖無構櫨節梲之華而位置停勻整齊嚴肅窈而深繚而曲鱗次櫛比軒豁

呈露覘曩日之制址不改闢而氣象煥然一新矣費省於前功加於昔不煩不擾遹觀厥成其文貞公之靈歟抑司事者激勸之力歟以吾邑之貧又值大刼之後喘息未定一聞善舉無不踴躍從事不益見風俗之醕好善有同心歟是役名爲仍舊實與創始無異費縻工鉅而蘭洲毅然行之卒克底績所謂有志者事竟成非歟時在事襄辦者同知銜湖北候補知縣高君聚卿拔貢生方君慰蒼縣丞高君朗齋文學王君菊江曹君小芝均與有勞云役旣竣遐衡方承乏海陵聞之喜曰吾邑人文其從此興乎爲敘其始末勒諸石以貽來者同治

庚午秋八月既望

上淸溪遺址祀典狀　　邑　人

黃先生池之貴池西一保人其先贅許敬齋許道壽族遂從許氏姓家上淸溪迄今曰許家洲焉遺址猶存故堵頽甓荆棘禾黍中矣近歲河水東決堤岸閒有得其獸鋪大環重八斤者顯忠錄載在城許氏何也按故圖額先生占籍十里遺田六百頃爲它保所佃昔里中父老有舉其事於直指者事久人微許氏之裔復孱不可問矣上淸溪去城南二十五里淸流漱石眉目可數李靑蓮常登江祖石有句云江祖一片石靑天掃畫屏題

詩留萬古綠字錦苔生此石正踞其右余輩髫年學藝閭里中父老語閒渡松陂泛江祖覓其故址泉清石挺澟人毛髮四望層巒疊嶂六峯如指聳煙霄外儼接先生眉宇每低徊感慨而不能去先生以文章忠節籠罩千古而此地溪山固發其秀挺豪魄之氣昔之同桑梓共守望今之十甲人戶也先生與夫人墓祠在南京既蒙焦太史表章然先生募兵上游必至羅刹而死則先生之英魄故鄉不能無依依也潔清溪之蘋藻以實鉶豆薦春秋固當歲輸穀十石曝芹之意故里之思先生之師百世者遠矣里中弟子員徐子美葉士昌徐宇春

胡用賓徐萬春徐華春萬歷四十年九月十一日具呈
本府金批同保義民輸粟募僧供奉黃公夫人香火此
賢者事也有始有終方成義舉不得藉口荒歉減升合
也書付諸生收照

黃祠青溪閣遊記　　文翔鳳

七月望謁陵還遂有事於方黃黃公祠在秦淮之桃葉
渡方公祠則冠梅岡之山南當雨花臺曰木末亭偕攬
勝之萃黃名觀初許氏藎三試第一人爲侍中北兵至
命出收兵聞主易卽白舟際赴江其配翁并兩女郎不
辱咸就秦淮水以殞故爲祠或曰所赴者爲城南塞洪

橋蓋通波焉今祠蓋故青溪小姑祠而人遂以妻女神之既禮祠並禮其夫人兩女郎於亭堂之副側有水樹曲檻爲蘭署游燕地者欲樹其眉曰青溪蚤時蓋好稱說黃公夫婦事向可與歲寒者茲乃憑弔遺跡矣他日邸居拘悶遂以二子往就其閣嬉外弟趙鳳雛從是時水未落舟而過閣檻前者橫吹茜裾踵也嗟舟代馬津侯術市如緣江之路肆如開逕之園東南樂土北人作殊眼觀閣蓋西直貢院從閑處見車蓋翩縣興況叉別而歸則閎邀笛步郎桓伊弄笛處蚤時蓋好誦唐詩孤高宜弄桓伊笛并惟有桓伊江上笛卧吹三弄送殘陽

之句蹈其地躊躇觀淮水縱横界列廛之外飛樓洞館丹流翠滴倩蹁躚在晉人閒謂趙生曰坐青溪闇當詠離騷懷沙諸賦髣髴餐英飲露從彭咸遊又當詠九歌湘君湘夫人二首庶幾沅芷澧蘭公子降於浦溆邀笛步宜何歌也曰子淵洞簫季長長笛致不逮詞是宜歌九辯之初章悲草木之搖落送登臨於將歸吾輩蓋甯爲先秋之卷奈何見唱於秋聲也

題請黃侍中後裔奉祀公牘

直隸池州府爲仰承德意旌表忠節以勵風化事案照萬曆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龔

批據本府儒學生員徐有光貴池縣儒學生員葉調陽
等連名呈稱勘得本府貴池縣先達黃公觀於洪武二
十四年中會元狀元官至禮部侍中當靖難時舍生取
義妻及二女一節同心詳見各錄可証苗裔府誌載云
陡灘黃氏今民黃永松是其後也嘉靖末年宗師耿會
經賞賚切念黃公大節雖祀於鄉國精忠未表于丹宸
後裔尚存而優䘏之惠未加外戚遠戍而蠲免之恩未
及固天理人心之感念不容已者也恭遇宗師老大人
維風肅紀弔古懷忠法駕甫臨軫念綱常之重首詢忠
節之錄慕其忠欲請表于朝思其人因存䘏其後盛德

盛心誠千載一時之覯也伏望大賜表揚風後世之人心深加矜念闡當世之苦節所以扶天常植地維於不朽有俾世道非淺鮮矣等情蒙批仰池州府查報蒙此隨行本府儒學及貴池縣查報去後續據該學申稱遵行隨據東流縣學生員張自道等呈爲特恩查實忠臣苗裔以廣聖恩以敦風化事靖難時侍中黃公觀之精忠妻若女之勁節表表史冊嘖嘖人心兼以侍中親友俱以黃故累戍未釋誠兩間之正氣千古之忠寃今蒙官司盛心師友雅誼呈詳特祀覓錄子孫查府縣誌書俱載洪武初侍中諸父忠任東流訓科得免於患今家

北街幸以縣先生之祀而貴池陸灘亦其後也今貴池生員呈舉陸灘黃承松謂黃公後但東流黃公忠八代孫黃正常實係侍中諸父親裔府縣誌書黃族家譜可據祗因子孫戶微僅能從事耕讀理無自行陳請諸生又未經心細覓今蒙按臺宗師老大人龔據呈批查貴池諸生既舉陸灘黃氏而東流一派據實亦當首陳伏乞均賜轉詳等情到府據此又據貴池縣申爲懇乞轉請錄忠宥罪以宏勸典以培綱常事奉府牌蒙欽差整飭徽甯等處兵備副使張憲牌蒙撫按二院批府申詳故宦侍中黃觀建祠享祭卹後宥免親戚翁翟二氏承

軍緣繇行據西一保里排葉麒麟等結查得故官侍中黃公觀幷妻若女臧獲死忠死節死義世所共聞今陡灘黃氏果係的派誌書可証有七代孫黃永松嘉靖末年已蒙宗師耿爺給賞等情到縣據此覆查黃永松果係黃侍中後裔先年已蒙學院耿按臨賞賚有卷可証而稽之誌書質之里排參之輿論皆歷歷可據者也又蒙本院批據東流縣生員黃希文一十三名呈爲忠節久湮特乞請恩褒錄建廟祀以廣風化事生係黃侍中觀之後嗣也其先世爲貴池人洪武初始祖黃忠乃侍中叔父先授東流醫學訓科遂家於玆郡誌可據迨侍

中靖難罪延親族而生之宗派幸以遷移獲免邇來節
蒙上司清查愚恐波連匿名草莽第侍中併夫人翁氏
及二女一門忠烈震耀古今同事諸臣若練公子甯輩
先後各蒙旌表獨侍中除官削籍沈沒無聞生惟孤忠
自誓臣軀宜効於涓埃寸善必旌王澤自侔於天地況
洪恩已錄羣忠而大造何偏幽谷荼遇太宗師老大人
憐先人殉國之難擴聖朝優忠之典不惟稽其歷履抑
且訊其子孫此固先世節義撥翳日於重輝要亦後人
機緣起枯楊於再梯者也懇乞遍訪郡中故老勘驗事
體虛實特行題請或崇諸爵謚或勅之祀典俾侍中不

泯之靈得與諸臣共榮施於原下則上以彰聖明之寬宥下以慰後世之孝思等情蒙批二百年來曾不聞諸生一認故致侍中忠義之久湮即該府所申與通學之呈并未言及後人有衣冠子弟且先年恩典查行之時非當初避禍之日亦未見諸生一出爲侍中鳴苦白忠何至今日而舉此呈耶眞假宜辨仰池州府從公查報蒙此備行本府儒學并貴池東流二縣查報始末根繇去後先據東流縣申准儒學牒呈據生員黃希文呈爲據實陳情乞轉詳以便題請事呈稱生先世始祖黃彥珍授本府惠民醫官至侍中諸父忠洪武年間遷東流

授醫學訓科遂家於茲貴池告有印信文照後侍中無嗣死節罪連親族生之般分幸以先去滅跡免難迄今十世桑梓合抱丘壠歷歷可徵公有郡誌私有家譜實乃搢紳名筆無異詞者前本府申文到院併府縣學呈未及後人有衣冠子弟亦未及東流根繇者此但舉彼之目前陡灘以對其實未嘗博訪詳推不覩有郡誌且不覩有東流之繇來者爲眞且久也生居東流去時又有二百餘年上司清查行文自貴池而止何知有支流餘裔如綫之緒於外縣者哉且曩者恩典行查之時生之先代非不欲爲侍中鳴苦白忠寒儒弱植力不得以

自由事關重大勢有難於輕舉閒嘗自府縣一闕陳之彼竟未申詳耳夫侍中因外溺而遺連坐之刑子姓被苛求而亡先世之業前百年恐趨避之不深後百年恨表白之不易脫非按臺先移稽查之典諸生知於類考之後則積年不雪之情猶然甘隱忍而闕佚之也幸蒙拘勘生謹抱誌譜傳文及先人口授以報等情在卷又據本生執出譜系序誌傳文到學揭勘得府誌一款內開洪武初諸父忠任東流訓科得免於患幸以縣先生之祀呈乞轉達題請等情牒縣據此隨該本縣知縣楊懋德細查通學生員擅禮器等呈稱黃希文委係故侍

宗誅夷惟侍中弟婦孀居攜幼男匿母家畢氏李免遂從畢姓天順間法已寬被首復姓居陡灘父老相傳毫髮不爽嘉靖歲丙寅學院耿弔侍中子姓凋零衣冠絕迹查實面召陡灘黃仁給米八石此時東流黃氏生員童生俱在府應考目覩盛舉不聞一認其宗一分其惠備查歷來府縣誌書并顯忠錄皆刻於法網既寬之後東流黃氏方盛之時此時公論大昭舊誌止載陡灘苗裔並未載侍中諸父黃忠任東流訓科行款惟嘉靖誌書侍中本傳末添註侍中諸父忠任東流訓科得免於難及云陡灘黃氏亦其後也一條而秉筆之公私可見

觀後賑賞米八石卷証今蒙爺爺垂念忠節下詢子姓不意東流黃希文冒認宗派向使黃忠委觀諸父先年府縣老誌何不詳載奚待近日新誌方修況未遭其難侍中遺像手澤因何隻字絶無懇辯眞偽等情具狀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龔處告准蒙批仰池州府查報蒙此又蒙本院批據貴池縣學生員葉調陽等結爲忠節久湮特乞請恩褒錄建廟祀以廣風化事奉宗師老大人批據東流縣生員黃希文呈前事批府覆查蒙行本學喚諸生細訪故舊來歷生等勘得侍中黃觀籍係本縣西一保人墳墓基址親戚具在焉當明詔族滅特舉

行查續據鄉官舉監生員耆老結呈辨別黃侍中苗裔根由陡灘黃永松係覲弟之嫡派玄孫老誌詳明懇乞轉申等情牒縣准此又該知縣丁浚覆看得侍中黃公無嗣親弟黃覲天没幸子黃招撫外家從畢姓免禍今所傳永松實係嫡派也至東流生員黃希文呈稱侍中之叔名黃忠者徙居彼處雖有譜有誌殆皆新造其欲自附於忠臣之後蓋未可信也等情據此又據本府儒學教授孫維淵爲據實陳情乞轉詳以便題請事本年十一月初二日奉本府抄蒙憲詞查前事奉批據貴池縣鄉士大夫及生員等共稱府誌續添家譜新刻紛紛

夫赤族之刑烈於猛火一時宗族姻婭誅遣殆盡以侍
中諸父兼職任下僚反得身全家完豈計巧於脫籠而
法疎於漏魚耶且東流黃氏衣冠代著而爲若祖者不
明載于正德前之舊誌徒末贅於嘉靖間之新修豈始
則不知而遺佚既則有聞而攀援此其故可思矣由此
細查則陡灘之派確乎與侍中同源而東流之族的非
自貴池行脈等情蒙批仰池州府併查報蒙此又據黃
永松生員葉調陽等各以前情赴道呈准蒙批仰府查
報蒙此備抄呈詞保結轉行府學及貴池縣再四嚴加
細審來歷根由去後隨據貴池縣申准儒學牒呈遵依

行查續據鄉官舉監生員耆老結呈辨別黃侍中苗裔根由陡灘黃永松係觀弟之嫡派玄孫老誌詳明懇乞轉申等情牒縣准此又該知縣丁浚覆看得侍中黃公無嗣親弟黃靚天没幸子黃招撫外家從畢姓免禍今所傳永松實係嫡派也至東流生員黃希文呈稱侍中之叔名黃忠者徙居彼處雖有譜有誌殆皆新造其欲自附於忠臣之後蓋未可信也等情據此又據本府儒學教授孫維淵爲據實陳情乞轉詳以便題請事本年十一月初二日奉本府抄蒙憲詞查前事奉批據貴池縣鄉士大夫及生員等共稱府誌續添家譜新刻紛紛

謂東流非侍中的派仰該學再行查覈繳奉此遵依隨
喚黃承松生員黃希文等併聚兩學諸生明倫堂公鞫
隨據貴池縣鄉官田有麟舉人李蔚貢生劉光謨監生
汪夢丞生員柯汝瓚耆民儲應舉等呈爲懇乞明斷以
清忠派以杜冒認事勘得黃侍中黃觀祖籍貴池西一
保父贅于許遂從許姓洪武辛未科及第官侍中建文
三年奏復黃姓遍紀誌錄歷歷可稽靖難死節禍延赤
族其父祖名目已不可考至天順年間里長謝三保首
畢三關戶內隱瞞黃族抄沒未盡人丁府縣審出係侍
中親弟黃觀遺五歲孤兒黃招寄養母族畢氏幸免潛

住陡灘會恩典漸釋令復黃姓以繼其後即令陡灘黃永松乃其眞派並無黃忠名目分派東流二百餘年通郡士民無不知者近蒙按臺龔大人採訪後裔不意東流黃氏冒認隨有縣學諸生具呈分辯已蒙憲臺判燭眞情豈東流希文垂涎卹典不知當永樂赤戮之後貴池遺孤尚被首告黃忠何得保全於東流及萬歷恩詔之初東流子姓旣有衣冠何不具請於當道且昔年楚黃耿學院當按臨之日給米八石具領者乃陡灘黃仁東流未與升合近日南京趙宗伯即死節之所建祠千金助費者皆貴池士子東流未出分毫即羅刹磯特一

江相通曾未聞歲時祭拜翁門役係夫人親屬亦未見
平素往來如云府誌則舊刻所載止有貴池籍貫至新
修突附東流黃忠者乃修誌胡校以私親囑筆也何得
據爲信史如云家譜則全家籍沒父祖已失傳聞而東
流獨言彥珍者派乃徽州石山横崗之派行也何得冒
認貴池如云印照則洪武年間遷居東流忠果侍中之
叔未遭其難且印照至今存也何侍中獨無遺驗幸院
道本府駁查正可挽回等情到學勘得本學先經申報
黃公苗裔卑職原係流官止據本生開呈具繇申報卑
職毫無徇情鬼神鑒之今奉批查隨聚兩庠諸生覆議

併參通邑呈詞始查得老誌及皇明通紀顯忠錄吾學
編等集皆載侍中黃公祖籍貴池西一保人靖難赤族
之後父祖名目已不可考而貴池猶得存其子孫則以
黃招五歲孩提寄養母族幸免於難得延一脈一驗于
天順年里長之出首再驗于嘉靖年耿學院之給米在
東流絕無聞焉如呈所稱鑿鑿有據又查貴池忠烈祠
羅刹磯黃公祠及南京黃公青溪祠歲時祭拜及修祠
建匾除官府捐資外皆貴池士子協助如東流爲黃裔
豈無一展拜之禮止據家譜此特一家私撰曷爲不載
他書又據新誌實私親囑筆豈如老誌可憑又云東流

黃自祁門查祁門誌所載黃族併無侍中支派益彰妄
誕合論併觀貴池之黃的有據者五老誌一通紀顯忠
錄諸書二里長出首三耿學院給米四諸祠修建祭掃
之皆貴池也五又況貴池黃裔悉荷鋤戴笠之夫不求
聞譽特其通邑爲之抱不平乎東流之黃不可據者亦
有五濟濟衣冠不鳴白於恩肴之日者一學院給米貴
池以農人得領八石而東流生儒不分升合者二屢科
應試數生會不追隨貴池附名祭拜於京祠也三本府
修黃公祠子姓衣冠不聞稱謝也四所稱譜自祁門誌
絕無侍中之支也五況東流諸生寂然於平時而突鳴

干按臺奏聞之日不具情於本府而潛訴於按臺按院
之日迹若希冀者乎卑職細訪博查貴池黃承松果爲
眞派東流黃希文的非黃枝擬合呈請定奪爲主等情
據此又該本府署印同知傅隨喚告人黃承松具呈生
員黃希文到府覆查審據看得東流縣回稱謂東流之
黃與侍中共一始祖的係共派蓋以家譜郡誌信之也
據本府儒學及貴池縣回稱皆謂陡灘爲的派東流非
眞蓋以老誌卷錄通縣士民所以質証者信之也雖各
擬紛紛而世遠人亡公道自有定論東流之譜及府誌
所載以陡灘之老誌例論絕無黃忠名目則所謂新添

新刻無疑矣但洪武年黃彥珍告貴池印照的有可據其爲同族是眞但其居頗遠而侍中生長俱在貴池況陡灘又爲侍中的弟支裔於陡灘更親且密也則死難之後歲時祭掃皆在貴池而不在東流東流之認侍中爲一家原非爭其產而利其有亦以名賢之後予門祚爲有光耳如有賚予優卹止應及陡灘東流不得與焉隨蒙撫按會題臣等一本爲忠義久湮恩詔難泯懇乞聖慈錄遺節宥無辜以扶彝教以勵世風事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詔欵建祠致祭恤錄苗裔又該本府新任知府錢卷查黃永松有嫡男黃繼宗爲遵奉明旨

懇給衣巾以繇世守事萬歷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備由詳蒙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批開黃繼宗忠臣之裔准襲衣巾奉祀繳案候閑適因本府升任今該署理府事推官王清查未完看得黃侍中觀捐軀靖難之師致逢赤族之慘其姻婭諸友如翁翟數姓皆永戍無孑遺者豈有宗枝在東流而獨能倖免乎黃永松爲侍中親姪黃招七代孫侍中無嗣此其如綫之一脈也立祠以表之置田以祀之請給衣冠以優待之非私於繼宗遵奉明旨也本府節年親詣羅刹磯酹侍中以弔忠魂詢之父老東流從無一人謁祠而獻一瓣

香者則其疎逖邈不相親妄覬萬一恩卹之典不言可知矣今永松合守祠宇執管田業已經數年況貴池士民公舉多人同口無議東流諸生紛紛呈詞立案不行當究以冒認之罪姑念青衿免之萬歷二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備錄詳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批開旣查明承祀准註銷繳蒙此已經立案本府外合將原蒙本道批查呈詞本府未敢擅便擬合呈稟本道俯准註銷一體立案

冒認忠裔公牘

南京禮部爲違旨冒宗賄舉欺君懇恩究勦以正國典

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崇禎五年十二月內奉本部送據
池州府貴池縣儒學奉祀忠烈黃侍中玄孫生員黃繼
宗呈前事稱生祖黃觀於洪武辛未會狀連元歷官禮
部侍中靖難時自投羅剎磯中妻與二女僕婢俱死淮
清橋下本宗抄沒幾盡親友戍遣百餘幸天不斬厥後
僅存五歲孤裔黃招親弟黃覲之子潛養遂從畢姓續
蒙恩赦復姓世居陡灘載在府誌八世於茲侖仃數十
餘人並無分析支派萬歷初年敘忠蒙趙宗伯建祠於
淮清橋又蒙太史焦大司徒鄭建墓祠於塞洪橋置產
隆恩特祭九原生色丁酉年蒙按臺龔遵奉詔旨闡揚

忠節訪卹苗裔比有東流縣生員黃希文妄希卹典鑽
奪許告院道隨蒙駁審稽誌書顯忠等錄俱載池之上
清溪西一保人鄉紳舉監兩庠里老倡義公結正罪驅
屏覆查的弟支裔因是會同撫臺趙題請建祠本府卹
錄衣巾經三十餘載支派無混疏卷疊據不意崇禎三
年徽豪黃中陽寄寓金陵覬覦京祠祭典欺遠重賄楊
啟秀徐飛虹姚世昌假揑明旨朦朧府縣誆舉背申將
子黃詔濫竊衣巾祖靈陟降夢寐叮嚀奔祭覺知驚詫
悲慟違旨冒襲事干部典伏乞天臺正法究勦繳切上
呈等情到部奉批該司詳查司奉此遵依差役行拘黃

詔等去後續據投到本府生員黃中陽等訴爲祀典公
鳴有據僧棍肆毒無休懇斧鑕以培弱枝等事到部奉
批併審送司聽審閒生員黃繼宗又詞假旨欺君具告
學院批安池道究解隨轉批池州府理刑廳關提生員
黃中陽等一干人証亦未赴審隨據生具詞到部送司
稟堂下移文學院併詞去後卽准該院囘稱聽部司審
結前來聽候生員黃繼宗至日查審未到批註說堂案
候在卷今崇禎八年三月十八日奉大堂孔批黃侍中
一門奇節千古貞忠奉旨表揚祠宇鼎建其在靑溪者
肇自趙宗伯本部主之其在塞洪者捌自焦朱二太史

況給諫與池陽鄉紳闔郡主之其貴池奉祀黃繼宗則久經題請得旨者從不聞有系繇祁門之說也何物黃詔輒敢溷認侍中嫡派冒濫奉祀衣巾垂涎祠宇產業陽附華冑之名陰收乞墦之利計則甚詭吾聞神不歆非類侍中在天之靈能無吐之果爲其後建祠之日何不有一木一石一粒一錢之輸而保舉者亦僅楊啟秀等三人至今日始創言耶合行屏逐無溷表忠大典本部池人頗悉池事表揚忠烈又屬職掌故不憚大聲言之以了此一段公案無令不知者墮疑網也使祁門另自有祠聽其奉祀姑不深求可耳等因批結在案本年

四月十二月又奉署部堂事南京吏部正堂鄭批黃侍
中爲池之貢池上清溪里人鄉有先生之祖塋城有先
生之遺址李陽驛江邊有先生招魂之祠墓狀元坊俱
在其系里圖籍載于郡乘顯忠錄諸書從不聞先生爲
祁門人靖難時闔門死義誅夷畧盡僅餘仲氏藐孤一
綫托之渭陽萬歷丙申年觀風使者訪求遺嗣乃得之
孱孱牧豎中郎仲裔也時黃族之大者羣起而爭畢竟
以繼宗爲的題請奉祀給祀田若干今數十年往矣此
時不聞有所謂忠裔黃詔系祁門而籍陪京者也京之
內淮清河畔有祠名卿碩輔後先表章不知黃詔安在

馴象門之外塞洪橋畔有祠祠後有先生夫人二女之墓暨祠則漪園焦太史廣乘沈給諫圭之本部實周旋其後表墓則本部獨任之而祠額坊額皆兩太史手書內祠有產外祠自戊申己酉以後始置少產歲可數十金供祭之外贍僧無幾皆本部暨合郡紳衿成之亦從不聞有所謂祁門黃詔有一五一工之助歲時操豚蹄而展拜也本部以己酉秋去戊辰冬再來祠墓依然松楸鬱鬱惟池之人春秋奠饗如故而祀事草畧無加增飭猶尚不聞有祁門黃繼池人修祀後焚楮奠漿也乃至崇禎三四年之間突赴大京兆處昌稱忠裔誑求奉

祀魚肉幾十年香火之僧儼然而忠裔之遥遥華冑有何相涉不過垂涎祭產故刻贋譜造假卷於今日冀得節眞於將來耳祁門原無侍中之祠亦無侍中之後褒崇忠義人有同心詹京兆未詳始末一時誤信誤聽本部池人也久宦南中追隨焦朱沈三先生後始終其事黃中陽世寓留京果出忠裔三先生豈肯不急收之焦先生表忠諸書考核極詳有不系侍中之爲祁門人耶中陽欲榮其子侍中決不忍忘其先如茲非類必侍中所不願子而孫之也院提不赴司查未核終爲匪人盜榮攫金之資合改正批明附卷仍行應天府將黃中陽

楊敬秀等僞呈僞保原案并中陽子黃詔衣巾原劄及僞譜盡行追出塗抹附卷誤保諸生姑置勿問節案備刻一通存之本祠并移會學院通行池州府給宗印照以杜奸人後來反覆溷竊之端等因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劄本府照劄事理卽便嚴行禁革塗附施行

一劄付應天府

瑞芬按南京禮部尚書時爲建德鄭公三俊公嘗於萬歷乙巳重建靑溪文貞公祠事見葉福淸相公祠記今觀此劄力杜冒宗之漸義正辭嚴始終之誼可謂至矣

黃文貞公忠節紀略卷四終